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九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溝洫志第九

應劭曰溝廣四尺深四尺洫廣深倍於溝

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

師古曰堙塞也洪水泥溢過

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

孟康曰毳形如箕

行泥上師古曰

山行則楛

如淳曰楛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

不蹠跌也師古曰

以別九州

師古曰分其界隨山浚川順山之

高下而

任土作貢

師古曰任其土地所通九道陂九

澤度丸山

師古曰言通九州之道及鄣邇其澤商度其山也度音大各反

羨溢害中國也尤甚

師古曰羨讀與唯是為務故道

黃復翁曰遷所謂河渠而固更謂溝洫夫廣深皆四尺謂之溝皆八尺謂之洫此非漢所治者而固徒以畫力溝洫之說遂以表其書耳
隆按漢武以前本史記河渠書原文漢宣以後班氏續而成之者
隆按此志替中有利害二字故篇中以利害為眼目

隆按此敘西門
豹引漳水之利

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師古曰賦田之法一夫百畝也鄴獨二

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

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

是以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

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

烏鹵兮生稻梁蘇林曰終古猶言久古也爾雅曰鹵鹹苦也師古曰烏即斥鹵也謂鹹鹵

之地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如淳曰秦滅韓之計也師古曰罷讀曰疲令其疲勞不能出兵

迺使水工鄭國間說秦

令鑿涇水自中山西即瓠口為渠師古曰中讀曰仲即今九變之東仲

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師古曰並音步浪反洛水即馮翊漆

隆按此敘鄭國
引洛水之利

沮欲以溉田中作而覺師古曰中作謂用功中道事未竟也秦欲殺鄭

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為韓延

數歲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

渠成而用溉注填闕之水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收

皆畝一鍾師古曰注引也闕讀與淤同填淤謂壅泥也言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更令肥美

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

并諸侯因名曰鄭國渠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

決酸棗東潰金隄師古曰潰橫決也金隄河隄名也在東郡白馬界於是東

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決於

瓠子東南注鉅野師古曰鉅野澤名即今之鉅野縣通於淮泗上使

隆按此敘河決
之利

茅坤曰蚘以宰
相利所食邑而
輒沮塞
隆按此叙田蚘
言引渭穿渠之
利

劉奉世曰按今
渭內至長安僅
三百里固無九
百餘里而云穿
渠起長安旁南
山至河中開隔
灘灘數大川固
又無緣山成渠
之理此說可疑

今亦無其述

途按此敘番係
言穿河東渠之
利已而河移徙
有害
茅坤曰據番係
所陳漢其得利
而于漕又無患
然渠卒不成豈
河流决齒而移
徙不常自古記
之耶

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蚘
為丞相其奉邑食鄆鄆居河北師古曰鄆音輸清河之縣也

而南則鄆無水災邑收入多蚘言於上曰江河之決

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彊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

用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不復塞也時鄭當時為大

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師古曰計

月而後可罷也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

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師古曰徑直

度可令三月罷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

溉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為然令

齊人水工徐伯表師古曰巡行穿渠之處發卒數萬

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

下之民頗得以溉矣後河東守番係師古曰姓番名

反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師古曰謂從山東更

底柱之艱師古曰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

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師古曰引汾水可用

而引河水可用溉汾陰及蒲坂以下地形所宜也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堧

棄地師古曰謂河民莠牧其中耳

師古曰莠乾草也謂收莠草及牧畜產於其中莠音交今溉田之師古曰溉度

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師古

陰按此敘張湯
言通褒斜道之
利其水湍石有
害

從關外而來於渭水運上皆可而底柱之東可毋復

漕上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

利田者不能償種師古曰言所收之直久之河東渠

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如淳曰時越人有徙

入少府也師古曰越人習於水田又新至未有其後

業故與之也稍漸也其入未多故謂之稍也

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師古曰褒斜二谷名事

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

回遠師古曰抵至也故道屬武都有今穿褒斜道少

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

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

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
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礙於巴蜀上以為
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
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其後嚴熊言臨晉
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師古曰臨

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應劭曰徵在馮翊商
音懲即今所謂澄城也商顏商山之顏也謂之
顏者辭人之顏額也亦猶山領象人之頸領

崩如淳曰洛水岸也師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
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墮以絕商顏師古曰下東至

劉奉世曰洛水
南入渭商山乃
在渭水之南其
遠何由穿渠至
其下也蓋自別
一山名顏說失
之隆按此敘嚴熊

言穿洛之利已
而岸善崩有害

隆按此敘武帝
塞瓠子之利

山領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曰
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
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
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師古曰上廼使
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事
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師古曰湛讀曰
禮水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決河師古
神也音大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
為捷晉灼曰淇園衛之苑也如淳曰樹竹寒水決之
口稍稍布插按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捷以
草塞其中乃以土填之有石以上既臨河決悼功之
石為之師古曰捷音其偃反

徐中行曰余讀
瓠子歌未嘗不

悲之云帝興土
木工耗矣獨漕

渠之穿塞決河
為大便利焉及

觀王尊為郡太
守請以填金堤

瓠子是其質矣
為民牧者若是

何水利不興哉
盧舜治曰此栢

梁體也最古雅
隆按朱晦翁云

歸來子曰先是
帝封禪巡祭山

川殫財極侈海
內為之虛耗及

為此歌乃閔然
有顛神憂民惻
怛之意云

不成廼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為

河如淳曰殫盡也師古曰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

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如淳曰瓠子決灌

魚弗鬱兮柏冬日師古曰弗鬱憂不樂也水長涌溢

將甚困也柏與師古曰正道弛兮離常流晉灼曰言河

騁兮放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臣瓚曰水還舊道則

也師古曰沛不封禪兮安知外師古曰言不因巡狩

外有皇謂河公兮何不仁張晏曰皇武帝泛濫不止

兮愁吾人蓄桑浮兮淮泗滿如淳曰蓄桑邑久不反

兮水維緩師古曰水維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師古

有二章自河湯湯以下更是其一故云一曰也湯湯疾貌也潺湲激流也湯音傷潺音仕連反湲音于權

反北渡回兮迅流難師古曰迅疾也臣瓚塞長茨兮湛美玉曰竹

簞師古曰簞拔也繩索也湛美玉者以祭河也茨字宜從竹塞音騫茨音

交又音交繩河公許兮薪不屬如淳曰早燒故薪不

音工登反薪不屬兮衛人罪師古曰東郡

神見許福祐但以薪本衛地故言薪不屬兮

不屬速故無功也師古曰燒草皆盡

此衛人師古曰燒蕭條然也噫

之罪也噫乎何以御水故野蕭條然也噫

乎嘆辭噫師古曰噫林竹者即上

音於期反噫林竹兮捷石菑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為

捷也石菑者謂聿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填宣防塞兮

塞之也菑亦聿耳音側其反義與傳同

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

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

茅坤曰歌甚雄傑

隆按復禹跡而梁楚復寧所以

結前文史記河渠書止此

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

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靈輒成國漳渠如淳曰地理志

輒渠成國渠名在陳倉漳音韋水出韋谷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

鉅定臣瓚曰鉅定澤名也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

餘頃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也師古曰陂

形也一曰陂山過山之流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

以為陂也陂音彼皮反

百三十六歲而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師古曰

曰在鄭國渠之裏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古師

曰素不得鄭國之溉灌者也印謂上向也印讀曰仰上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

灌滯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

利隆按此敘倪寬請穿六輔渠之

隆按此敘白公秦穿涇水渠之利又按民得其饒反應前猶未得其饒茅坤曰此歌亦雅

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

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師古曰租挈收田租之約

音苦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糴行水勿使失

時師古曰平糴者均齊渠堰之力後十六歲大始二

年趙中大夫白公鄭氏曰白姓公爵師古曰此時復

秦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師古曰谷口今

注渭中袤二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

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

國在前白渠起後師古曰鄭國與於秦時故云前舉甬為雲決渠為

雨師古曰甬發也所以開渠者也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

我禾黍如淳曰水淳淤泥可以當糞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

渠饒也是時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人

延年上書師古曰史不得其姓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

其地執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

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晉灼曰上領山頭也出之胡中東注之

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

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

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

功壹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

然河迺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

茅坤曰欲引河注之胡中地胡其聽中國乎

隆按此敘宣帝穿東郡之渠之利

隆按此敘河決清河之害

盧舜治曰古治河之法不過曰疏曰浚曰塞爾

又曰馮遂欲分浚屯氏河以殺水力文亦沉着此主于浚一議也

又曰馮遂欲分浚屯氏河以殺水力文亦沉着此主于浚一議也。又曰禹治水之後無水害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屯河之流分。而其執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砂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跡漸。致堙塞至漢文。決酸棗潰金隄。孝武決瓠子東。西注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它河之流不分。而其執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

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

氏河師古曰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州縣東北經

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

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

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祿大

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執皆邪直貝丘縣

師古曰直當也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東經東

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

河決清河靈鳴犢口師古曰清河之靈而屯氏河絕

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師古曰遂音七旬反奏言郡承河下流

與兗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

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

師古曰開稀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

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

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

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

以地形有執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

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師古曰浚謂治道又

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

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

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其後又流為屯氏諸河且入于千乘開德棣之河復播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家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此觀之則河之分不利害昭然可睹也隆按此敘成帝時河決之害

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執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脩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為筭能度功用師古曰白謂白遣行視以為屯氏河盈溢所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略疏闊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師古曰大司農名非調也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師古

盧舜治曰王延世主于塞又一議也

曰令其調發均平錢穀遭水之郡使存給也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師古曰一船為一艘音先勞反其字從木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師古曰命其為使而塞河也華陽國志云延世字長叔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為著外繇六月如淳曰律說成邊一歲當罷若有急

當留守六月今以卒治河之故復留六月孟康曰外繇戍邊也治水不復戍邊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戍六月也著謂著於簿籍著音竹助反下云非受平賈為著外繇其義亦同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

隆按此敘河復
決平原之害

之其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
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
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
鳳以為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
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
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執各異。
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
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師古曰。月令仲春之
月始雨水。桃始華。蓋
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水泮。眾流猥集。波瀾盛長。
故謂之桃華水耳。而韓詩傳云。三月桃華水反壤者。
水塞不通。故令如此數郡種不得下。
其土壤反還也。師古曰。種五穀之子也。民

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

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孟康曰。乘馬姓也。延

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師古曰。壞毀也。極窮也。

商延年皆明計筭。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

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廼

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

繇六月。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如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師古

音賈。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

可鑄廣之。師古曰。鑄謂琢鑿也。音子全反。上從其言。使焉鑄之。鑄

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是

隆按此敘楊焉
鑄廣底柱水益
湍怒之害

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師古曰

音普頓反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

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師古曰圖謀也禁以為今河

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開

通大河。令人故篤馬河。韋昭曰在平原縣至海五百餘里。水

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

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

以上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

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師古曰此九河之三也徒駭鬲成平東光屬勃海鬲屬平原徒駭者言禹治此河

胡纘宗曰成帝時太后秉政王鳳專權此河之所以潰敗而四出也許商孫禁徒求索于九河之故跡谷未李尋解光歸咎于水不潤下皆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盧舜治曰許孫兩人之議主于疏又一議也

津言其順小可鬲以為津而度也鬲與鬲同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

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

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執平夷。旱則淤絕。水則

為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為河中國

之經瀆。師古曰經常也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

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

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

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

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

眾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

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師古曰。為使。之。使得其居業。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師古曰。為使。而領其事。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師古曰。決。分泄也。深。浚治也。而無隄防。雍塞之文。師古曰。雍。讀曰雍。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眾。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

陸按漢賈讓欲內徙民居以爲曠地。北放大河以入渤海。將建千載之業。不較咫尺之地。施之于漢誠爲上策。文字與趙充國屯田議相類。

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

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師古曰。遺。留也。度。計也。言

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爲居邑。而妄墾殖。必計水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大川

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師古曰。汙。水曰汙。使秋

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

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

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

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

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

齊地卑下。師古曰。瀕。山猶言。以山爲邊界也。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

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師古地給與民師古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

洪邁曰賈讓治河策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為冗複非後人筆墨畦徑所能到也

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師古曰激者聚石於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也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師古曰觀縣名也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暮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

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

辟伊闕。師古曰辟讀曰闕。闕開也。析底柱。破碣石。師古曰墮斷天

地之性。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

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

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

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師古曰奸音干。且以大漢

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

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

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

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

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

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

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

郭門。入至隄下。臣瓚曰。謂水從郭南門入北門出而至隄也。水未踰隄二

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

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

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

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

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

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

以下之

如淳曰今礫谿口是也言作水門通水流不為害也師古曰礫谿谿名即水經所云泝水

東過礫谿者

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

必完安與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

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

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

如淳曰股支別也

旱則開東方

下水門溉與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

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

師古曰水此一害

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

師古曰此二害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

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師古曰此一利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

田五倍下田十倍

師古曰此二利也

轉漕舟船之便

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

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

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

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廼繕完故隄增卑

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

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

師古

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

猥盛則放溢

師古曰猥多也

少稍自索

師古曰索盡也

雖時易處猶

日桓譚新論云並字子陽材智通達也

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

盧舜治曰秦時
治河者關並欲
定平原諸郡張
戎欲正西方諸
郡不引水溉田
韓牧欲穿九河
四五為有益王
橫欲開空使緣
西山乘高地東
北入海皆賈讓
徙曠地放渤海
之遺策也故班
史詳錄于志之
終云

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師古曰新論云字仲功習溉灌事也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師古曰新論云字子台善水事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

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

橫。師古曰橫字平中琅邪人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

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

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師古曰漸浸也讀如本字禹之行河

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如淳曰譜

音補世統譜謀也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

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

師古曰空猶穿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

沛郡桓譚為司空掾。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

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

隆按利害二字乃一志關鍵然不逮太史公河渠之贊天馬橫放而善駐足

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師古曰事謂役使也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為之作師古曰言無產業之人端居無為及發行力役俱須衣食耳令縣官給其衣食而使修治河水是為公私兩便也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贊曰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魚乎師古曰左氏傳載周大夫劉定公之辭也言無禹治水之功則天下之人皆為魚鼈耳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為宗孔子曰多聞而志之知之次也國之利害故備論其事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九終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藝文志第十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達者七十二人舉其成數故言七十故春秋分為五韋昭曰謂毛氏齊魯韓易有數家

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師古曰燔燒也秦謂人為黔首言其頭黑也燔音扶元反黔音琴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臧書之策如淳曰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

劉知幾曰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鄭樵曰班固藝文志出於七略者也七略雖疎而不濫若班氏步步趨趨不離於七略未見其失也間有七略所無而班氏雜出者則蹟矣隆按儒所以該藝也不可列于諸家史所以翼經也不可闕于諸略班志悉因劉歆所奏以備

篇籍此其可訾者歟

馬端臨曰劉歆總群書者七略大凡二萬三千九百卷王莽之亂焚燒無遺隆按班掾因劉歆七略為藝文志其存者蓋六略而輯略不復

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師古曰占之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師古曰醫藥之書也每一書已師古曰占已畢也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有六藝略師古曰六藝六經也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師古曰刪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其每略所條家及篇數有與總凡不

可考

隆按凡各書下注不書何氏者皆班掾所自注與地理志同例王應麟曰易家著書自王同始學官自楊同始

龜補之曰漢藝文志易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今其章句云矣乃略見於僧行及李鼎祚之書

同者轉寫脫誤年代久遠無以詳知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易

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服氏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服氏齊人號服

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蔡公二篇衛人事周王孫韓

氏二篇名嬰王氏二篇名同丁氏八篇名寬字子襄梁人也韓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

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輪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輪

五篇圖一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神輪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輪之祥瑞孟氏京

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

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蘇氏曰東海人為博士師古曰嘉即京房所從受易者也

盧舜治曰西漢志易十三家隋志六十九部唐志七十六家宋中興志一百四十家

見儒林傳及劉向別錄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師古曰下繫之辭也鳥獸之文謂其跡在地者至于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韋昭曰伏羲文王孔子世歷三古子孟康曰易之興其於中古平然則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及秦燔書而易為筮

隆按歐陽未叔謂孔子古經已亡費氏經與古文同則古經何嘗亡哉

隆按隋經籍志云漢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秦楚一篇獻之伏生故為二十九篇耳沈約曰伏生創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

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言中以別於外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經二

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傳四十

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

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歐陽說義二

篇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文益備

盧舜治曰西漢書志凡九家隋志三十三部唐志三十三部宋中興志四十三家

馬端臨曰詳孔安國叙叙所以為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為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為孔子所作鄭樵曰按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文惟孔

周書七十一篇

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

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議奏四十二篇

宣帝時石渠論常昭曰閣名也於此論書凡言入者謂七畧之外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

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

孔子纂焉

孟康曰纂音撰

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

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臧之漢

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

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

中

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

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

之鄭玄為之注使天下後學於此一書而得古意

凌約言曰揚雄法言稱酒酷之篇儀亡者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云云脫簡二者也

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

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

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

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

篇得多十六篇

師古曰壁中書多以考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

安國

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

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

師古曰召

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

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

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

鄭樵曰詩舊惟魯齊韓三家漢毛萇自言其詩傳自子夏鄭玄為之箋故此詩專行三家遂廢又曰后孫之傳其亡已久班氏存其名使學者知傳注之門戶隆按韓氏五書今所存惟外傳而卷多於舊蓋多雜說不專解詩

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為詁字失真耳
魯說二十八卷 齊后氏故二十卷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齊雜記十八卷 韓故三十六卷 韓內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 韓說四十一卷 毛詩二十九卷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詠者求也求長

中興志五十三家

也歌所以長言之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師古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已也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隆按史記世家云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洪邁曰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之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

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

古明堂之遺事

王史

氏二十一篇

七十子後學者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

曲臺后倉

九篇

如淳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為記故名曰曲臺託漢官曰大射于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官也西

京無太學於此行禮也

中庸說二篇

師古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記蓋此

之

明堂陰陽說五篇

周官經六篇

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

曰即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

周官傳四篇

軍禮司馬

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

封禪議

對十九篇

武帝時也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議奏三

十八篇

石渠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鄭樵曰漢季氏得周官以為周公所制官政之法至劉歆始置博士杜子春因以教授後馬融作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馬端臨曰志所述皆三代所傳周官儀禮戴禮而已其末以古封禪諸篇繼之此秦漢之事難別禮經之後

盧舜治曰西漢禮志凡十三家隋志一百三十九部唐志九十六部宋中興志六十四家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

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

師古曰委曲防閑每事為

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師

古曰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是也

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

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

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

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

於魯淹中

蘇林曰里名也

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

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

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瑜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

說師古曰瘡與愈同愈勝也

樂記二十三篇 王禹記二十四篇 雅歌詩四篇

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師氏八

篇名中東海人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師古曰劉向別

錄云亦魏相所奏也與趙定俱召見待詔後拜為侍郎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

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

微眇以音律為節師古曰眇細也言其道精微節在音律不可具於書眇亦讀曰妙

王應麟曰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盧舜治曰西漢樂志凡六家隋志四十二部唐志三十八部宋中興志六十四家鼂補之曰禮義在外為易見歷代猶不能廢至於樂之用在於內微密要眇非常情所能知故自漢以來指樂為虛器雜以鄭衛

夷狄之音雖或用於一時旋即放失無復存者况其書哉

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師古曰桓譚新

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眾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 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

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

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

數言其義師古曰數音所角反 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

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寢以益微

王應麟曰當時公孫弘等皆以禹二十四卷為音中正雅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

馬端臨曰春秋古經雖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又曰按劉子駿云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用也沈津曰巽巖李氏謂左氏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為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內傳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鄒氏傳十一卷鄒名高夾氏傳十一卷師古曰名喜左氏微二篇師古曰微謂釋其微指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張氏微十篇師古曰微謂釋其微指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議奏三十九篇石渠國語二十一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世本十五篇左丘明著

而先所采集之書草藁具存時人共傳之號國語謂之外傳殆非丘明本意以故詞多枝葉馬端臨曰班固本七略無史門故以古來及秦漢之史附於春秋之末後世史書漸多故志藝文者以史自為一家難以廁之聖經之後矣盧舜治曰西漢凡春秋二十三家隋志九十七部唐志一百部宋中興志一百二十九家

古史官記黃帝以來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時諸侯大夫秦奏事及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師古曰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後與孟太古以來年紀二篇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漢著記百九十卷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漢大年紀五篇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

吳京曰春秋有綱有目據行事數句是孔子立其綱本事而作傳則立明理其目也

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師古曰謂人各執所見也立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執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

龜補之曰齊論多二篇詳其名未必非夫子最致意者何說而張禹獨遺之馬端臨曰古論語自孔壁出者二十一則問王知道亦壁中非無所以不傳沈津曰今所傳家語魏王肅所注四十四篇肅序曰家語論語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語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

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

下為篇名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多問王知道皆篇名也

魯二十篇師古曰解釋齊說二十九篇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

曰張禹也魯王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燕傳說三卷

議奏十八篇石渠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

語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益

故曰孔子徒人圖法二卷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

餘則都集錄之名曰孔子家語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師古曰纂與撰同漢興有齊魯

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師古曰畸音居宜反

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

名家。師古曰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

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

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師古曰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為二也曾子敢問章

馬端臨曰孔安國注藝文志有

孝經古文孔氏一篇出屋壁中前世與鄭康成註並行今孔註不存而隸古文與章數存焉龜補之曰爾雅小學之類附孝經非是

為三又多一章 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長

孫氏說二篇 江氏說一篇 翼氏說一篇 后氏

說一篇 雜傳四篇 安昌侯說一篇 五經雜議

十八篇石渠論 爾雅三卷二十篇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 小

爾雅一篇古今字一卷 弟子職一篇應劭曰管子所作 在管子

書 說三篇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

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

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

龜補之曰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信斯言也則孝經乃孔子自著者也今其首章云仲尼居曾子

侍則非孔子所
著明矣詳其文
當是曾子弟子
所為書

徐中行曰大篆
本于史籀戰國
以來皆用之許
氏微得其舊本

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
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臣瓚曰孝經云續莫大焉而諸家之說各不安處之
也師古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
異者四百餘字

史籀十五篇

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
武時亡六篇矣師古曰籀音胃

八體

六技

韋昭曰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
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

書

蒼頡一篇

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
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

敬

凡將一篇

司馬相
如作

急就一篇

元帝時黃門
令史游作

元尚一篇

成帝時將作
大匠李長作

訓纂一篇

揚雄
作

別字十

三篇

蒼頡傳一篇

揚雄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

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故一篇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

入揚雄杜林
二家二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
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
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
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師古曰保氏地官
之屬也保安也謂象形象事

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師古曰象形謂畫
成其物隨體詰屈

日月是也象事即指事也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
下是也象意即會意也謂比類合誼以見指攝武信
是也象聲即形聲謂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轉注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謂本無
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文字之
義總歸六書故曰立字之本也
漢興蕭何草律師古

隆按此叙歷論
所以作小學諸

曰草創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
造之。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
史書令史。常昭曰若今尚書蘭臺令史也臣贊曰史書今之太史書吏民上書字
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
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
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
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
也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
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
用其私。師古曰各任私意而為字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今亡矣夫。蓋傷其滯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

篇之意與他叙
不同

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
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
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
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
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
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
五章。并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
字。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後皆類此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
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
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

隆按上文凡一
藝各為記其家
與篇之數而叙
之矣于此又合
六藝之總數而
叙之云此後叙
諸子詩賦兵書
教術方技等類

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
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
續揚雄作十三章。帝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
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
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
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
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
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

與六藝同例
真德秀曰六經
于五常之道無
不包者今以五
常分屬于六藝
是樂有仁而無
義詩有義而無
仁也可乎哉大
率漢儒論經鮮
有得其指要者
反不若莊生之
言當于理也

盧舜治曰漢隋
唐宋之史俱有
藝文志然漢志
所載之書以隋
志考之十已亡
其六七以朱志

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蘇林

曰不能見易意則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至於五學世

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師古曰古之學者耕且

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

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

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

巧說。破壞形體。師古曰苟為僻碎之義以避它人之

之形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師古曰言其煩妄

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後進彌以馳逐。故

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

篇宋外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平原君七篇朱建

也黃人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

臣述古語及詔策也陸賈二十三篇 劉敬三篇 孝文傳

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賈山八篇 太常蓼戾孔臧十

篇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賈誼五十八篇 河間獻王對

上下三雍宮三篇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兒寬九

篇 公孫弘十篇 終軍八篇 吾丘壽王六篇

虞丘說一篇難孫卿也莊助四篇 臣彭四篇 鉤盾

冗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

沈津曰誼所傳雜論治道國體及經學胎教本七十二篇劉向刪為五十八篇本傳所載治安策今釐為數篇各立題目雜見於書中

鄭樵曰雄太玄

易類也法言諸

子也樂歲雜家

也若何合為一

總入于儒家類

歐陽修曰仲尼

之業垂之六經

其道開博百王

之用微是無以

為法故自孟軻

楊雄荀說之徒

學論鹽鐵事寬撰次之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入揚雄一家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

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

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

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

揚。違離道本。師古曰辟讀曰僻苟以譁眾取寵。師古曰後進

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

鄭樵曰班氏以太公為道家疑此非劉氏所收蓋出班氏之意亦如以太玄樂箴為儒家類也葉夢得曰驚龍文主所師不知何以名道家而又何以別出十九卷名小說龜補之曰老子以周平王四十二篇授關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又曰文子姓辛號計然受業老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劉向錄九篇而已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為周師尚父本

言七十一篇 兵八十五篇 辛甲二十九篇紂臣

謀八十一篇

五諫而去周封之

驚子二十二篇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

莞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師古曰莞讀與管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老子傳氏

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

傳老子

劉向說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

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蚰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師古曰蚰姓也音一元反

關尹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莊子五十二

沈津曰關尹子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引吾儒言文之又曰列子學本黃老其寓言與莊周類

篇

宋名周人

列子八篇名御寇先莊子稱之

老成子十八篇

長盧子九篇楚人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魏之

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師古曰駢步

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

道不詘威王下之師古曰黔音其炎反下音胡稼反

宮孫子二篇師古曰宮孫姓也不

名知

鷓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鷓為冠

周訓十

四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人間小書其言俗薄

黃帝四經四篇

銘六篇

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

雜黃帝五

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

帝相

孫子十六篇六國時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

曹羽

揚一清曰鷓冠子不知何如人其樵黃老刑名然矣而其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要為無見也

歐陽修曰道家本清虛去健美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雖聖人南面之術不可易也至或不究其本棄去仁義而歸之自然以因循為用則儒者病之

二篇楚人武帝時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師古

待詔不知其姓數臣君子二篇蜀人鄭長者一篇

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楚子三篇道家言

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

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

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師古曰虞書堯典稱堯之德曰允恭克讓

言其信恭能讓也。故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

長也。師古曰四益謂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謙卦彖辭謙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宋司星子韋三篇景公公禱生終始十四篇傳鄒

終書師古曰禱音疇其字從木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鄒子四

十九篇名衍齊人為燕昭王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師古曰亦乘丘子五篇六國杜文公五篇六國

古曰劉向別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

別錄云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南公三十

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容成子十四篇張蒼十六篇丞相北

一篇六國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閻丘子十三篇名快

與數術似未有

陳少南曰自司馬氏論九流其後劉歆七略班固藝文志皆著陰陽家而天文曆譜五刑卜筮刑法之屬別為數術略其論陰陽家曰掌義和之官至其論數術則又以為義和卜史之流而所謂司星子韋三編不列于天文而著之陰陽家之首陰陽之與數術似未有

以大異者不知
當時何以別之
豈此論其理彼
具其術耶今所
載二十一家之
書皆不存無所
考
何孟春曰五曹
官制五篇或以
為誼所條其誼
傳中所謂草具
儀法悉更奏之
者歟

劉鳳曰余讀商
子誠善其辭多

在南 馮促十三篇鄭人 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 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

衛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平

別錄云傳天下忠臣 公孫渾邪十五篇平曲 雜

陰陽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義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

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

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彊兵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

先秦剽勁之氣。以為非鞅所自著。則當時記言者為之。
龜補之曰。非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萬餘言。

衛後也相秦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師古

曰京河 處子九篇師古曰史記云趙有處子 慎子四十二篇

名到先申韓 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游棣子一篇 龜錯三十一篇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

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

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

薄厚。師古曰薄厚者變厚為薄

歐陽修曰法家以法繩天下使一本于其術申韓之徒乃推而大之挾其說以干世主至其辨職分輔禮制于治不為無益然或徂細苛苛刻深不可不察也

沈津曰尹文子書大略學黃老而雜申韓者又曰龍平原君客也與孔穿辨論文意重複不足嘉

鄧析二篇

鄭人與子產並時師古曰列子及孫卿並卒定公九年駟歇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

成公生五篇

與黃公等同時師古曰姓成公劉向云與李斯子由同時

惠子一篇

名施與莊子並時

黃公四篇

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晉灼曰警許也師古曰警音工鈞反則苟

鈞鈇析亂而已

尹佚二篇

田俀子三篇

我子一篇

隨巢子六篇

墨子七十一篇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師古曰采椽木也字作採本從木以茅覆屋以採為椽言其質素也養三老五更是以兼

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如淳曰右鬼謂

信鬼神若杜伯射宣王是親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

也歐陽修曰墨家

洪邁曰隨胡二書今不復存意林所述一卷亦卑陋無過人處

龜補之曰墨子以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非命上同為說荀子皆非之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歐陽修曰墨家

言賈儉云此其所行也孟子之時墨與楊其道塞路軻以墨子之術儉而難尊兼愛而不失親疏故辭而闕之然其疆本畜用之說有足取焉

命。蘇林曰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淳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如淳曰言皆同不肖善惡。曰墨子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故志歷序其本意也。此其所長也。及救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蘇子三十一篇

名秦有列傳

張子十篇

名儀有列傳

龐煖

二篇

為燕將師古曰煖音許遠反

闕子一篇

國筮子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

難秦相李斯

蒯子五篇

名通

鄒陽七

篇 主父偃二十八篇

徐樂一篇

莊安一篇

待詔金馬聊蒼三篇

趙人武帝時師古曰嚴助傳作膠蒼而此志作聊未知孰是

歐陽修曰春秋之際王政不明而諸侯交亂談說之士各挾其術以干時君其因時適變當權事而制宜有足取焉

右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從橫家者流益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顛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諛而棄其信。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

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太令三十

七篇

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師古曰命古禹字

伍子胥八篇

名負春秋時為

吳將忠直

子晚子三十五篇

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

由

余三篇

戎人秦穆公聘以為大夫

尉繚二十九篇

六國時師古曰尉姓繚名

也音了又音聊劉向別錄云繚為商君學

尸子二十篇

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

鄭樵曰尉繚子兵書也班固以為諸子類實於雜家此之謂見名不見書

隆按史記書不
韋致辨士使人
人著所聞以為
八覽六論十二
記備天地萬物
古今之事號曰
呂氏春秋
洪邁曰今所存
淮南二十一卷
蓋內篇也壽春
有八公山正安
所延致客之處
傳記不見姓名
而高誘叙以為
蘇飛李尚左吳
田申雷被毛被
伍被等八人
歐陽修曰雜家
取儒墨名法合
而兼之其言貫

倭逃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 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淮南內

二十一篇 安王 淮南外三十三篇 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

東方朔二十篇 伯象先生一篇 應劭曰蓋隱者也故公孫敖難以無

益世主 荆軻論五篇 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 吳

子一篇 公孫尼一篇 博士臣賢對一篇 漢世難

君 臣說三篇 武帝時作賦師古曰說者其人名讀曰悅 解子簿書三

十五篇 推雜書八十七篇 雜家言一篇 王伯不知作者

師古曰言 伯王之道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 入兵法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

穿衆說無所不
通然亦有補于
治理不可廢焉

此 師古曰治國之體亦 見王治之無不貫 師古曰王

無不貫綜 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

歸心 師古曰漫放也

神農二十篇 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

及商君 野老十七篇 六國時在齊楚間應劭曰年

老野 宰氏十七篇 何世 董安國十六篇 漢代內史

時 尹都尉十四篇 何世 趙氏五篇 何世 汜勝

之十八篇 成帝時為議郎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使教

又音敷 王氏六篇 何世 祭癸一篇 宣帝時以言

太守師古曰劉向 別錄云邯鄲人

推本于周蓋周
宜有誦訓掌道
方志而訓方氏
又誦四方之傳
道及問師縣師
各有其書故也
歐陽修曰古者
懼下情壅于上
聞孟春以木鐸
徇于路採風謠
觀之至俚言巷
語亦足取也

楊慎曰班固叙
諸子九家而以
儒為首若以矯
司馬氏之失然
以儒與諸家並
列而又別于六
經何也蓋固之
所列儒家者流
也非所謂君子

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楚鞞一篇，家二十五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師古曰：逢蠡，與鋒同。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

儒也。其以藝文名，猶曰文藝末也。云爾。

隆按：諸家序中皆用此其所長也。及其者為之，句見諸家之立，其初未嘗無所長，而其卒流于短者，以為之者，弊也。故總叙之曰：舍短取長，可以通萬方之略。又按：叙尾合有叙諸子為十種，六字疑衍。

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

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師古曰：裔，於六經如水之末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

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師古曰：言都邑失禮，則於

外野求之，亦將有獲。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師古曰：索，求也。

彼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

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唐勒賦四篇。楚人。宋

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趙幽王賦一篇。莊

中

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吳人 賈誼賦七篇 枚乘賦九

篇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 太常蓼侯孔臧賦二

十篇 陽丘侯劉隄賦十九篇師古曰隄音偃 吾丘壽王

賦十五篇 蔡甲賦一篇 上所自造賦二篇師古曰武

也帝 兒寬賦二篇 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

也時 陽成侯劉德賦九篇 劉向賦三十三篇 王

褒賦十六篇

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陸賈賦三篇 枚臯賦百二十篇 朱建賦二篇

常侍郎莊忽奇賦十一篇枚臯同時師古曰七略云

言族家子莊助昆弟也 忽奇者或言莊夫子子或

從行至茂陵詔造賦 嚴助賦三十五篇師古曰

忽奇下言嚴 助史駁文 朱買臣賦三篇 宗正劉辟疆賦八

篇 司馬遷賦八篇 郎中臣嬰齊賦十篇 臣說

賦九篇師古曰說 名音悅 臣吾賦十八篇 遼東太守蘇

季賦一篇 蕭望之賦四篇 河內太守徐明賦三

篇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 歷五郡太守有能名 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

九篇 淮陽憲王賦二篇 揚雄賦十二篇 待詔

馮商賦九篇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師古曰劉向 別錄云臣向

謹與長社尉杜參校中秘書劉歆又云參 杜陵人以陽朔元年病死死時年二十餘 車郎張

豐賦三篇

張子

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

驃騎將軍史朱宇志以宇在驃騎府故總言驃騎將軍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

入揚雄八篇

孫卿賦十篇

秦時雜賦九篇

李思孝景皇帝頌

十五篇

廣川惠王越賦五篇

長沙王羣臣賦三

篇

魏內史賦二篇

東曉令延年賦七篇

師古曰東曉縣

名曉音移

衛士令李忠賦二篇

張偃賦二篇

賈充

賦四篇

張仁賦六篇

秦充賦二篇

李步昌賦

二篇

侍郎謝多賦十篇

平陽公主舍人周長孺

賦二篇

雒陽綺華賦九篇

師古曰綺姓華名綺音魚綺反

眭弘

賦一篇

師古曰即眭孟也眭音先隨反

別栩陽賦五篇

服虔曰栩音詡

臣昌市賦六篇

臣義賦二篇

黃門書者假史王

商賦十三篇

侍中徐博賦四篇

黃門書者王廣

呂嘉賦五篇

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左馮翊

史路恭賦八篇

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客主賦十八篇

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

雜

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

雜

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

雜鼓琴劒戲賦十三篇

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

師古曰泡水上浮濕也

雜

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

篇 大雜賦三十四篇 成相雜辭十一篇 隱書

十八篇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論

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高祖歌詩二篇 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

宗廟歌詩五篇 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 臨江王及愁思節士

歌詩四篇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 詔賜中

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 師古曰孺

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妾王之衆妾也冰其材人天子內官 吳楚汝南歌詩十

五篇 燕代謳鴈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邯鄲河

間歌詩四篇 齊鄭歌詩四篇 淮南歌詩四篇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 河東

蒲反歌詩一篇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雜

各有主名歌詩十篇 雜歌詩九篇 雒陽歌詩四

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 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 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

諸神歌詩三篇 送迎靈頌歌詩三篇 周歌詩二

篇 南郡歌詩五篇

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隆按詩賦僅總一叙徐中行曰言賦而及于詩者以詩亡而賦所由作也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揚雄八篇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師古曰端古端字也因物動志則造辭義之端緒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寤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師古曰離遭也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

隆按吳孫子兵法魏武削其繁劇筆其精粹今止十三篇沈津曰起嘗學于曾子猶與聞禮教之說高氏請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

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師古曰言孔氏之門既不用賦不可如何謂賈誼相如無所施也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為五種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師古曰孫武也臣於闔閭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師古曰孫臏公孫鞅二十七篇 吳起四十八篇有列傳 范蠡二篇越王句踐臣也 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事 李子七篇 婁一篇師古曰婁音女端反蓋說兵法者人名也

兵春秋三篇

龐煖三篇

師古曰煖音許遠反又音許元反

兒

良一篇

師古曰六國時人也兒音五奚反

廣武君一篇

李左

韓

信三篇

師古曰淮陰侯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

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鴟冠子蘇

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執包

陰陽用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

圖四卷

蚩尤二篇

見呂刑

孫軫五篇

圖二

魏公子二十一篇

圖十卷名無忌有列傳

尉繚三十一

圖五

景子十三篇

李良三篇 丁子一篇 項王一篇

名籍

右兵形執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形執者靈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太壹兵法一篇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神農兵法

一篇 黃帝十六篇

圖三卷

封胡五篇

黃帝臣依託也

風

冶子一篇

圖一卷晉灼曰即鬼

鬼容區三篇

圖一卷黃帝臣依託師古

地典六篇 孟子一篇 東父三十一篇

別成子望軍

師曠八篇

晉平公臣

葛弘十五篇

周史

楊慎曰鬼谷區注即鬼史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冕侯于鬼史區云注即鬼容區容史聲相近今按鬼谷

史區也

世

即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

氣六篇圖三 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

為助者也師古曰五勝五行相勝也

鮑子兵法十篇圖一 伍子胥十篇圖一 公勝子

五篇 苗子五篇圖一 逢門射法二篇師古曰即逢蒙

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李將軍射法三篇師古曰李廣

魏氏射法六篇 彊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師古曰圍郁邳

人也見趙充國傳也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護軍射師

王賀射書五篇 蒲苴子弋法四篇師古曰苴音子余反 劔

道三十八篇 手搏六篇 雜家兵法五十七篇

蹇鞞二十五篇師古曰鞞以韋為之實以物蹇蹋之以為戲也蹇鞞陳力之事故附於兵

法馬蹇音子六反鞞音巨六反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蹇鞞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

十一篇重入蹇鞞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

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

歐陽修曰周禮夏官司馬掌軍戎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書之洪範八曰師易之擊辭取諸睽此

兵之所由始也。湯武之時勝以仁義，春秋戰國出奇，狙變其術，無窮自田穰首始著。司馬之法，漢興張韓之徒，序次其書，武帝之世，楊僕又摺摭之，謂之紀。秦孝成命任宏，乃以權謀形勢陰陽技巧，析為四種。繇是兵家之文，既修列矣。然而司馬之法，本之禮讓，後世莫行焉。惟孫武之書，法術大詳，考今之列，非特四種，又雜以卜筮刑政之說，存諸

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為刃，割革為甲。師古曰：燿，讀與鑠同，謂銷也。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摭遺逸，紀奏兵錄。師古曰：摭，摭謂拾取之。摭音九問，反摭音之石反。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師古曰：五殘，星名也。見天文志。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常從日月

篇云

星氣二十一卷。師古曰：常從人姓名也。老子師之。皇公雜子星二

十二卷。淮南雜子星十九卷。泰壹雜子雲雨三

十四卷。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泰階六符一

卷。李奇曰：三台謂之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觀色以知吉凶，故曰符。金度玉衡漢

五星客流出入八篇。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漢流星行事占驗八

卷。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漢日食月暈雜變

行事占驗十三卷。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

星經雜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

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

分二十八卷 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 圖書
秘記十七篇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
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
死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師古曰死讀與凶同。湛讀曰沈由用也。夫觀景
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
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 顓頊歷二十一卷 顓頊

五星歷十四卷 日月宿歷十三卷 夏殷周魯歷

十四卷 天歷大歷十八卷 漢元殷周謀歷十七

卷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 耿昌月行度

二卷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律歷數法三卷

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古來帝王年譜五卷

日晷書三十四卷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杜忠算

術十六卷

右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
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

盧舜治曰漢志陰陽家之後又分五行卜筮刑法各自為類書雖不全而名義尚在獨其所謂陰陽家二十一種之書並無一存而隋史遂不立陰陽門矣

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泰一陰陽二十三卷。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太元陰陽二十六卷。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猛子閻昭二十五卷。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堪輿金匱十四卷。師古曰許慎云堪輿地道也務成子災

異應十四卷。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鍾律災應二十六卷。鍾律叢辰日死二十二卷。鍾律消息二十九卷。黃鍾七卷。天一六卷。泰一二十九卷。刑德七卷。風鼓六甲二十四卷。風后孤虛二十卷。六合隨典二十五卷。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羨門式法二十卷。羨門式二十卷。文解六甲十八卷。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五音竒胘用兵二十三卷。如淳曰音該師古曰許慎云胘軍中約也五音竒胘刑德二十一卷。五音定名十五卷。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行於世，寢以相亂。

龜書五十三卷 夏龜二十六卷 南龜書二十八

卷 巨龜三十六卷 雜龜十六卷 著書二十八

卷 周易三十八卷 周易明堂二十六卷 周易

隨曲射匿五十卷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大次雜

易三十卷 鼠序卜黃二十五卷 於陵欽易吉凶

二十三卷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 易卦八具

右著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洪邁曰：藝文志劉向所輯七略著龜之書至四百一卷，後世無傳焉。今之撰著者卒多流入于影象，所謂龜策惟市井細人始習此，藝士大夫未嘗過而問也。伎術標榜所在，如織毀譽紛紜而術益隱矣。

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著龜。」

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

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

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

讀曰：解齊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為忌。

疑辭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言童蒙之來決，龜

厭不告，詩以為刺。師古曰：小雅小旻之詩曰：「我龜既

厭不告，猶言卜問煩數，媒媢於

龜龜靈厭之不告以道也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嚙耳鳴雜占十六卷師古曰嚙音丁

計反 禎祥變怪二十一卷 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

十一卷 變怪詰咎十三卷 執不祥効鬼物八卷

請官除妖祥十九卷師古曰詠字與妖同 禳祀天文十八

卷師古曰禳除災也音人羊反 請禱致福十九卷 請雨止雨

二十六卷 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子贛雜子

候歲二十六卷 三法積貯寶臧二十三卷 神農

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 昭明子釣種生魚鼈八卷

種樹臧果相蠶十三卷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

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師古曰謂太卜掌三

伯之屬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旒旗之夢著明大

人之占以考吉凶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曰吉夢維

女子之祥無羊之詩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旗

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旗矣室家溱

溱言能罷虺蛇皆為吉祥之夢而生男女及見衆魚

則為豐年之應旒旗則為多盛之象大人占之謂以

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益參卜筮春秋之說詠也曰

洪邁曰按七略雜古十八家以黃帝其德占夢二書為首周有其官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辨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為致夢夏后氏所作觴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而占夢專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令人不復留意此學殆絕矣

與人無費焉。詆不自作。

師古曰申繻之辭也事見莊公十四年炎謂火之光始燄

談也言人之所忌其氣談引致於災也釁故曰德勝

不祥。義厭不惠。

師古曰厭音伊葉反惠順也

桑穀共生。太戊以興。

雉登鼎。武丁為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詆之見。

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也故老元老也訊

問也言不能修德以禳災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

凶咎也。

山海經十三篇

國朝七卷

宮宅地形二十卷

相人二十四卷

相寶劔刀二十卷

相六畜三十

八卷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執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

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

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

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

此精微之獨異也。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

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

子章。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
麤狃。師古曰狃粗略也音才戶反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

因舊書以序數術為六種。

黃帝內經十八卷 外經三十七卷 扁鵲內經九

卷 外經十二卷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 外經三

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落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

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師古曰箴所以刺病也石謂砭

石即石箴也古者攻病則有砭今其術絕矣箴音之林反砭音彼廉反調百藥齊和之

所宜。師古曰齊音才諧反其下並同和音乎卧反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

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瘡為劇。以生為死。師古曰瘡讀與愈同

愈差也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師古曰痺風溼之病音必二反五

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師古曰疝心腹氣病音山諫反又音刪風寒

五藏六府癰十二病方四十卷。師古曰癰黃病音丁韓反風寒

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秦始皇帝扁鵲俞拊方二

十三卷 應劭曰黃帝時醫也師古曰拊音膚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

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 金創癰瘕

方三十卷 服虔曰音瘳引之瘳師古曰小兒病也癰音充制反癰音子用反 婦人

嬰兒方十九卷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神農黃帝

食禁七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堯

舜陰道二十三卷 湯盤庚陰道二十卷 天老雜

子陰道二十五卷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黃帝三

王養陽方二十卷 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 道

要雜子十八卷 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黃帝岐

伯按摩十卷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師古曰服餌芝菌之法也

盧舜治曰漢志
神仙十家隋以
下遂成三百餘
家而神仙之外
復有釋氏家殆
千萬矣

菌音求
閔反

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泰壹雜

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

泰壹雜子黃治三十一卷師古曰黃治
釋在郊祀志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
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師古曰盪滌
一曰盪放也而無怵惕於曾
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
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
吾不為之矣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鄭樵曰漢志于
醫術類有經方
有醫經于道術
類有房中有神
仙亦自微有分
別奈何後之人
更不本此同為
醫方同為道家
者乎足見後人
之苟且也
隆按大凡之數
通一志而總結
之故于凡上加
大字以別云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

拊中世有扁鵲秦和師古曰和
秦醫名也蓋論病以及國原診

以知政師古曰診視驗謂視其脉及
色候也診音軫又音丈刃反漢興有倉公今

其技術晦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為四種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

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
篇省兵十家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終



漢書評林

卷之三十

終

律